

# 少年宫 让我与摄影结缘

□赵大为



天生我才

在微信朋友圈看到一则公众号信息：长春市少年宫邀您共忆童年。这令我想起珍藏多年的一枚徽章。在纯白色与浅绿色相间的背景上，有一个倒置的三角形图案，图案中那耀眼的红色仿佛象征着少先队员佩戴的领巾，三角形图案的旁边印有一行“长春市少年宫”的金色小字。简单的图形、明快的色调，透射出少年时那无尽的灿烂阳光。

1980年，我在东北师大附中上初中二年级。初春时节，正值午休时间，班主任付芷英老师来到我的书桌前，轻声地对我说：“学校推荐你去少年宫学习摄影，你愿意吗？”这句话让我感到幸运来得如此突然，在寂静的教室里，顿觉春风拂面，内心兴奋不已。

去少年宫学习艺术，是我童年时的梦想。在长春市人民广场小学上学时，美术老师就曾推荐我去少年宫美术班。在1978年新学期开始时，正赶上备战第二年的初中考试。这次考试是全国恢复考试制度后第二次全市初中统考，因此也就错过了与少年宫的初次缘分。时隔两年，再次获得机会进入少年宫学习，自然是心向往之。

第一次见到少年宫摄影班的杨老师，便被他那满头的卷发所吸引，当时觉得这可能就是艺术家的气质。对我们这些初学者，杨老师不厌其烦地讲解了照相机的基本原理以及构图、曝光和照片冲洗等知识。每周三下午奔向少年宫去上杨老师的摄影课，成了我少年时的一件乐事。

在课余时间，我便骑着自行车从师大附中到大马路的东风照相馆，透过橱窗，观看陈列的各种照相机。东方牌相机、海鸥120、珠江单反和一些日本进口相机吸引着我的目光，一个痴迷的我在此流连忘返。当时，按照家里的经济收入来讲，买一部相机，只做家用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一个初涉摄影的少年常常望“窗”兴叹。但是，这并不影响我骑着单车从长春南到长春北的多次往返。

经过了两个月的摄影基础理论学习，我进入了实践操作阶段。当年，少年宫为学生提供的相机并不多，我从母亲单位借用了一台海鸥单反相机来参加作业拍摄。少年宫的旁边便是儿童公园，这为我们的拍照提供了绝佳环境。公园内有1964年架设的石桥，有蜿蜒的湖水，有坡上错落有致的假山和高高耸立的凉亭，在夏日里，这一番水彩画般的景致，为拍摄取景提供了便利的条件。同学们在老师的指导下，有选择地按下了快门。

一个下午的时间，三四十次快门的掀动。每一次掀动都令我十分珍惜。在那个物质还不够丰富的年代，每一卷黑白胶片都来之不易。接下来就是冲洗底片、放大成像。在暗房里，同学们细心地操作着，十分兴奋地等待着显影、定影的结果。神奇的光影在药水的作用下，化无形为有

形，少年时，由自己拍摄成像的首张照片终于呈现在眼前。

接下来老师对大家的作业进行了点评。我的底片有些跑光，但还是能看出景物呈现的模样，杨老师鼓励我说：“可能是相机好久不用，没有检修的原因造成的。”又经过了几次理论和实践的培训后，我们结束了半年摄影班的学习。父母看到我对摄影的着迷，便为我购买了简易的冲洗、放大设备。在初中即将毕业时，我和另一位爱好摄影的同学开始为同班同学洗印证件照片。被窝成了暗袋，拉上窗帘，挂上毛毯，卧室便成了临时暗房。

少年宫摄影班的学习虽然都是课余时间，但是令我对摄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一粒爱好的小小种子开始植根于“匆匆那年”。我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这半年的少年宫经历会影响到以后的职业选择。

临近高考，面临大学的志愿填报。在吉林大学读书的姐姐从校图书馆借出了一本《全国高校介绍》的图书。我无意间翻到了有关“北京广播学院”的介绍，有一个电视摄影专业引起了我的注意。当时，电视里正在播出朝鲜的一部电视连续剧《无名英雄》，里面的男主角就是一名摄影记者。第二天，我便迫不及待地来到东北师大附中的图书馆，寻找“广院”的招生信息。在满屋悬挂的各个高校简章里，终于找到了“广院”的身影。电视新闻专业（原电视摄影专业）便成了我高考的第一志愿。

在“广院”读大一的下学期，我购买了属于自己的第一台单反相机——理光5，开始了系统的专业学习。如今，北京广播学院早已更名为中国传媒大学，电视新闻专业与电视摄影专业从合并到分离也已成为往事，而我却始终没有离开电视节目拍摄这一行当。

更加幸运的是，2017年，我们在海南拍摄系列纪录片《回家过年》时，在当地人称“长春楼”的走廊里，巧遇少年宫的杨老师。他已经退休，来到海南休养，仍然保留着那充满艺术气质的卷发。在三亚，再度与人生的引路人相逢，使我倍感欣慰。

四十余年走过，少年宫那短暂的学习经历让我与摄影结缘，日后，那些最初学习的摄影知识也在纪录片创作中助我一臂之力。时光易逝，对于摄影的爱好却经年依旧。

小小角色

## 外孙女读古诗

□李信

2017年岁尾，同事问我，你女儿什么时候生啊？我说预产期是1月20号左右。她马上说，那不就是给你生的吗？我笑了笑。元旦前，我按时办理了一手手续，从2018年的第一天起，就正式退休了。1月19日，外孙女如约向家人报到。这天是农历丁酉年腊月初三，我的生日是丁酉年腊月初五，只是相差了一个甲子，整整60年。

外孙女聪明伶俐，很招人喜欢，也给我的退休生活增添了许多乐趣。和大多数人家一样，外孙女刚会说话不久，就开始教她读古诗，当然都是最简单的了，比如王之涣的《登鹳雀楼》、李绅的《悯农》、李白的《静夜思》《早发白帝城》、贺知章的《咏柳》《回乡偶书》等五言七言绝句。她记性也真好，教几遍后，就能背下来。然后也简单地讲一下诗的意思，她也似懂非懂地接受了。不到4岁，她已能完整地背诵整首《木兰辞》了，也明白诗的大致意思。随着一天天长大和兴趣爱好的增加，国学、钢琴、舞蹈、画画、国际象棋、架子鼓……虽然都是她自己要学的，我也不想让她太累了，便不再教她读古诗了。只是一次读诗的情景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至今记忆犹新。

应该是两岁多一点吧，一天，我教外孙女读王翰的《凉州词》。此诗被前人列为唐代七绝压卷作品之一，人们耳熟能详。但就全诗的主旨来说，古往今来，却是言人人殊。有人说是故作旷达语，实则借酒浇愁，悲感至深；有人说是描写了将士们临战前激动、兴奋，早将生死置之度外的豪迈气概；也有人说是全诗的调子是沉重、悲凉的，表达了反战的思想。

无论怎么解读，对于当时的外孙女来说，都该是很难完全理解的。教了两遍后，她开始发问了：“姥爷，什么是夜光杯呀？”我说是一种用玉石做的、很好看的酒杯。她说你给我买一个呗？我说你要它干啥呀？她说长大了好用它陪你喝酒啊。我说好呀。那时她很愿意表演喝醉了的游戏，可两岁的小孩子，就有这样的心思，一股暖流，不禁涌上我的心头！

她又问：“什么是‘古来征战几人回’呀？”我说从很久很久以前的古代到现在，到外面去打仗的人，有几个人能回来啊？她立即就说：“古来征战两人回。”听了这话，我开始并没有在意，继而一琢磨，不禁犹如醍醐灌顶，茅塞顿开。古来征战两人回，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啊！此言何讲？一个是活人回，一个是死人回！

古来征战两人回！古往今来，世界范围内，大大小小的战争，几曾停过？经过艰苦征战，参战者能够活着回来的，心中又会饱含着多少恐惧、悲愤、凄楚和苍凉？还有几多庆幸和几许无奈？

古来征战两人回。外孙女的这句话，该是有意无意的随口一说，因为她还很小，不会有这样深刻的哲学思考。可她从前人从来没有说过的角度，对这首名诗作了解读，而且这种解读，是无可辩驳，不容置疑的。

当然，让我非常期待的，还是外孙女长大了用夜光杯陪我喝酒的约定！只是，外孙女马上就要上小学了，可我还没有给她买夜光杯呢，哪天该先兑现我的承诺了！



## 你的样子

□谢华英

人生况味

第一次进婆家门，婆婆一人在家。逢灾年，公公跟随村里的抗旱队伍，一走就是四五天。

院子里有一张不太显眼却结实的小木椅，我闲着没事就坐在那里，看婆婆饲养鸡鸭狗，辗转在院里院外。我们一同期待公公的归来。

婆婆讲，我坐着的这把小椅子是公公亲手打制的。他很小的时候就学了木匠活儿，这门手艺跟随他一生。这把小椅子，因为袖珍，轻巧便利，大人喜欢，孩子也喜欢。这把椅子也是家里流动的风景，随时被搬到哪个位置，尽其所用。

公公回来那天，婆婆多做了几道菜，我在一边打下手。寒暄之后，公公在小椅子上坐下来，点燃手里的烟，时而观望着院子里的鸡鸭狗，时而眺望着园子里的蔬菜庄稼。看着静坐的公公，疲惫中透着一股回家的释然，像一幅时光静好的画，让人不忍打扰。

夏天屋子里做饭较热，好多人家都在院子里搭起简易的灶台。婆婆一直在那儿煎炒，当时一个铁盘放在锅沿，我凑上前去，随手拿起准备去锅里盛菜。我没有意识到那个铁盘已经被灶下火苗熏得热同锅底，菜还没有感到盘子里，铁盘就咣当落地，伴随着我尖锐的叫声。婆婆几步奔过来，擎起我的手掌，手指上罗列着一排光亮的水泡，像我脸上滚落下的泪珠儿。

公公站了起来，他拉长了脸，对婆婆大怒，责问盘子为什么放到那个位置，责问为什么要孩子干活……我疼痛不堪，也羞愧不已，自己好没有用，害得婆婆跟我受到委屈。过后爱人说，从没有见爸爸对妈妈发过这么大的脾气，妈妈也是破天荒地接受爸爸的谴责，没敢反驳一句。

公公是一个闲不住的人。除了出去做工，村邻乡舍，谁家有点零散的杂活，公公也是不遗余力地帮忙。回去探望他们，他也很少闲下来。我好奇地问：“爸，这样做零活的工钱，咋算呀？”公公憨憨地笑了笑，他抖落一下手里的烟灰，像抖落那些从不计较的劳作：“乡里乡亲的，帮个忙，要什么工钱？”

我们在城里安顿下来后，婆婆的年龄已大，爱人不忍心老父亲再出去做苦力，就把二老接到了城里。婆婆喜欢热闹，很快就与小区里的老太太们混熟了。公公则常常一个人闷坐在楼里，一根烟一根烟地吸着，闲下来的他，骨子里透着一股孤独。

我决定投其所好，带他去城里最大的家具商场逛逛。站在纵横交错的马路上，面对奔涌不息的车流，公公常常显得手足无措。我下意识去牵他的衣袖，他就顺从地、加快脚步跟着我；站在高端豪华的家具面前，公公的脚步缓慢了下来，他一边静静地看，一边用余光跟着我。我意识到，他一直在迎合我的脚步。

“爸，这些家具好不好看？”其实，我很少逛这样的商场，自己也是看得目眩。公公的大手，几度伸出，又不安地撤回，好像怕自己的粗糙和卑微冒犯了家具的光洁和高贵。我拉着他试着坐在不同材质的椅子上、沙发上，公公都是浅尝辄止，笑着说：“咱不上，坐着就行。”

工作人员的上下打量和热情询问，让公公更加局促不安。他看着我低声说：“咱又不买，还是走吧，别给人家添麻烦。”

其实，公婆搬到城里，带过来为数不多的家底儿，其中就有公公自做的那把敦实的小木椅。那天逛街回来，公公坐在小木椅上，点燃了一根烟，若有所思。那一刻，我又感受到了第一次见到公公坐在小椅子上的释然。我凑过来搭话：“爸，你说今天看的那么多的椅子沙发，是不是都没有你这把椅子做得好？”公公被我的话逗笑了，他搓搓双手，说：“那倒不是。你今天带爸看的这些家具，真是让爸开了眼。可是太高档的家具，就像新衣服，穿在爸身上，不舒服。爸还是觉得坐自己做的这把小椅子上，踏实。”

春节的那几天，我值晚班。我发现，临近下班，公公就出现在我单位门口。晚年的公公，视力明显下降，一般晚上很少出门。我有些惊讶：“爸，你咋来了？”他笑呵呵地说：“我在家待着也是没事儿，看到了你下班的时间，就来接你。”回家的路上，不断响起鞭炮的鸣放声，我忍不住说：“还真有年味儿了！”公公笑了：“我是怕晚上放鞭炮的多，吓到你。”

转年，医院确定了公公的病情，已是癌症晚期。我和爱人偷偷哭了一场，怕他很快离开我们。

转天早晨，饭桌上，我偶一抬头，目睹了坐在我对面的公公。我的心“咯噔”了一下——公公的面容枯槁无光，一夜之间就脱了像。我低下头吃饭，佯装没有发现异常。

其实，我们谁都没有告诉他病情。“咋这么累！”公公小声叨咕。

“咋了，爸？”我脱口而出，勤劳的公公很少抱怨苦累。

“做了一夜的梦……”简短的回答，验证了饭桌前我抬眼看到的他的样子。

我木然嚼着口里的饭，夹菜的手，一抖一抖的，像在抗衡这一场近在咫尺的生死离别。

公公与病魔抗衡了半年，还是告别了人世。相隔几年，他的离去并没有带走亲人对他的怀念，他的样子，一直鲜活地、真切地留在记忆里，感动着、温暖着……

私人聊天

小舅年近古稀，还是闲不住。在他刚退休的时候，就在山里买房地。三年后修高铁，那房子被占用，于是他和舅妈搬到城郊，借住在表妹的朋友家。

小舅选择住在叫光环的地方，看好的还是能种地。房前的菜园子挺大，他又租了两块地，离家稍远一些的那块一亩半，家门口的三亩多。

我们来到离家稍远些的一亩半地，已近晌午。身后的水泥路下边，是河道。潺潺的河水从小舅借住的房子前流过，一直流到这里。河道里有大型机械在作业，在修建高速公路大桥。

在家的時候，小舅试过播种器。他在院子里推动播种器，随着嘎嘎嘎的响声，地上出现了淡红色的玉米种子。粒与粒之间，大概一尺的样子。设置就是每次播下一粒种子。

我和表妹拆化肥袋子，小舅弯腰提起了木碾子。

小舅双手拽着木碾子，从两条垄的中间走过去。我，表妹，包括9岁的小外甥，站在地头，看小舅示范拉碾子。

回到地头，扔下木碾子，小舅转身扶起播种器。表妹往装种子的塑料盒里倒了一些淡红色的玉米种子，随后把圆如黄豆的深灰色颗粒肥倒进另一个塑料盒。

播种器被小舅摆正在垄台中间，小舅推着往前走，在嘎嘎嘎的响声中，同步完成播种和施肥。

刚才看小舅很轻松，等我上手，被拽拉在身后的木碾子总跑偏，双手用力显然不均。不得已，只好边拉木碾子走，边不停往后看，看木碾子是否滚压在两条垄台上。偏向哪头，就赶紧拉一拉那头的布绳。

等回到起点，发现表妹推动播种器，都快走到地中间了，感觉她动作还算娴熟。

不远处，同样有人在种地，拖拉机突突地响，夹杂着人们的说话声。

我喝了一口瓶装的苏打水，跟小舅说，木碾子是不是细了点儿，我看垄台不是太平整。小舅也喝了一口水，当时没有粗长的木头，只好用两根松木对接。去年松木湿，挺沉，今年干透了，分量就轻了。小舅补充说，这也够用。

我从表妹手里接过播种器。

非常奇怪，双腿跨坐，明明播种器走在垄台中间，结果像有什么无形的力量在左右播种器的前进方向，不知不觉就跑偏了。越想让播种器在垄台上走出直线，恰恰就走不直。等微微喘息着，播种完一垄折回来，这才感觉顺手了一些。

小舅或表妹播种，我就拉木碾子，把播种完的垄再轧一遍，以确保出苗。

## 种玉米

□王旗军



9岁的小外甥，跟我抢拉木碾子，欢快地跑出一段，小脸热得通红。

望着眼前刚刚播种完的一亩半地，表妹说，挺快，才用了一小时。她庆幸小舅向邻居借用了播种器，要不然，估计还得干两三个小时。以前种地，都是小舅在前，把极其简单的播种器用力扎进地里，播撒下种子、化肥，表妹或者舅妈跟着用脚掩土、踩实。这也比一个人在前面刨坑，后面的人边点种边埋坑踩实，那种最原始的播种方式快得多。

回家洗把手，大家围在桌前，正吃舅妈做的午饭，小舅突然丢下筷子，跑出去。

他去院子里，又推动播种器，种子依然播得很好，却不见颗粒落地。小舅说，一粒也没有。很显然，拿了一整袋颗粒肥，结果没用多点儿，小舅感到疑惑。检查一番，小舅得出结论，下化肥的口罩没打开。

表妹说，咱们不是加过一次化肥吗？

小舅说，我寻思，可能一次只下一粒肥，所以没得慢，没想到，是下化肥没打开。

那等会儿，推播种器再走一遍，这次只下颗粒肥。我说。

对于我的建议，小舅说，不用，等出苗后，多施一遍肥就行。

有过实操练习，加之邻居母子帮忙，接下来的三亩多地，两个小时就种完了。

小舅种玉米，全为养鸡鸭鹅。吃粮食的家禽，肉质特别香，生的蛋也好。有人预定，鸡蛋五块五个，鸡蛋两块一个。

晚饭，舅妈用自家种的韭菜烙的韭菜盒子。临走她才告诉我，给我准备了10个鸡蛋、30个鸡蛋。那可是小舅和舅妈用汗水换来的，我让他们自己吃。可还是连同两捆韭菜、一捆山芹菜、一堆大葱，一起装上了车。

表妹开着车，说种地还不算累，等到秋收，得钻进密不透风的苞米地，把苞米棒子一扒开，掰下来，运到地头装上车拉回家，5亩地，怎么也忙活三四天，那才叫个累。

我望着车前方，遥想金秋十月，我们播种的玉米会成熟饱满在艳阳下，到那时，我一定去和亲人们共享丰收的喜悦。

